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起闕逢闕茂盡施
蒙大淵獻凡二年

孝獻皇帝丙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
上尊號曰靈懷皇后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
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
備遂去楷歸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食
亦盡引兵還 馬騰私有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

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催
既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
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催等壬申騰遂
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出犇槐里催使樊稠郭汜
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京州又攻槐里邵等皆
死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爲安狄將軍遂爲安
降將軍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鄆城復
往攻陶謙遂畧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
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
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
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
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
未定柰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救家
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
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
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欲與
諸君避之何如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
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
袁紹從張揚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
畏操終爲紹殺已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

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爲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

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

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

田單之功可立也熟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徐衆評曰允於

曹公未成君臣毋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

渡昱至東阿東阿今潁川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

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
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
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
乃進攻之 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
將軍樊稠為右將軍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皆參
選舉李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喜怒
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
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
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以陳留邯
鄲商為雍州刺史典治之 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

震

乙酉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

戊午以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

甲子以鎮

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 自四月不

雨至于是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

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

故帝疑稟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

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八月馮翊羗寇屬

縣郭汜樊稠等率眾破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

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

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典韋將

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
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
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
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
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
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
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
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
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
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九月操還鄆城布
到乘氏爲其縣人李之所破東屯山陽冬十月操至
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
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
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
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
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十二月司徒淳于嘉
罷以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 馬騰之攻李傕
也劉焉二子範誕皆死議郎河南龐羲素與焉善乃

募將焉諸孫入蜀會天火燒城焉徙治成都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拜潁川扈瑁為刺史璋將沈彌婁發其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詔乃以璋為益州牧璋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屯朐臆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至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不敢聽使君

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

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

不可追備遂領徐州初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

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

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

人使促辟之日磾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為軍

師日磾病其失節嘔血而死初孫堅娶錢唐吳氏

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

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

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

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
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
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
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
兄賁爲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
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
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
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竒之
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
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
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
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
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
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
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
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
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陳康求米
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
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
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三

王時

通鑑卷三
孫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書用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術已據之孫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孫聞之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孫遣將樊能于糜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乃自用故吏惠衢爲揚州刺史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春正月癸丑赦天下

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詔卽拜袁紹爲右將軍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

萬戶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

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闢者數矣
稠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亦以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

妻恐汜愛催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催送饋妻以豉爲藥撻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催汜催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催三月丙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卽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催營催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烧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催汜汜留楊

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爲質朱儁憤薄發病死 夏四月甲子立貴人琅邪伏氏爲皇后以后父侍中完爲執金吾一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催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催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催丙申汜將兵夜攻催門矢及

帝簾帷中又貫催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脯上餘何用米爲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催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催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項酋不如早共和解催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催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催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否邪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鄴曰近者董公之強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

上將荷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王誰輕重乎張
濟與汜有謀揚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
將軍雖寵之猶不爲用也催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
白催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催聞之亟令酈去催
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荅催
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催爲大司馬在
三公之右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
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勢以陶謙已
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
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
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充實
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
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
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
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
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
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
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
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
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憊往

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
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
則十萬之衆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
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執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
三者莫利惟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緝與陳
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
營不固也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
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

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
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
超將家屬保雍丘布初見備甚尊敬之謂備曰我與
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
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
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
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李催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以萬數六月催將楊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
衆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催汜遷乘
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催許和

欲質其愛子，催妻愛其男，和許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蒲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催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催乃從之，各以女爲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待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汜兵

乃却，既度橋，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僞，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爲票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曹操圍雍丘，張邈

詣袁術求救未至爲其下所殺 冬十月以曹操爲
兗州牧 戊戌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
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
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
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
軍段熲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熲與
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熲欲反太尉楊彪司徒
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熲不反臣等敢以
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熲營帝
疑之乃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熲使

种輯左靈請帝爲詔帝曰熲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
令朕有詔邪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熲
營十餘日不下熲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
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熲和解定等奉詔還營
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熲相招共救之因欲
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
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
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
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
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

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僞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催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誦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劬爲催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浞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揚虜以爲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儼從人鬪斫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爲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

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寇贖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
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
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
民不得渡者皆爲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
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爲催所殺催見河北有
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
承懼射之以被爲幔既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
張揚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
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
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揚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

府其壘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
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
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
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
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揚
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
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
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
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
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

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初丹陽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

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

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
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王禮據
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
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
慈時自東萊萊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
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
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
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
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
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

策入曲阿勞勳將士及慈有令告諭諸縣其別繇亦
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
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强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
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
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
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
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
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
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
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

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
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
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
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計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
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
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
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表術以
從弟胤爲丹陽太守周尚周瑜皆還壽春劉繇自丹
徒將犇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

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
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
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
救濟繇從之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

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
祠課人誦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
浴佛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鉅億計
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
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
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

大掠因過江依禮旣而復殺之劉繇使豫章太守朱
皓攻素術所用太守諸葛玄玄退保西城及繇泝江
西上駐於彭澤使融助皓攻玄許劭謂繇曰竿融出
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喜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
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敗走入山
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丹陽都
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掾其郡貢南依山賊嚴
白虎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
救吾眾曰素曹方睦洪為素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
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創強力不

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
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張
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
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
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恩深
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當受任之初
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危
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
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斯
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

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謂曰素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素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升請稍以爲餽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邪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妻以食

將士將士臧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柰何擁衆觀人屠臧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滅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滅世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瀆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柔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人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

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
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
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
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
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
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
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瀆百樓不
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
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
立居于平陽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盡著雍攝提格凡三年

孝獻皇帝下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改元 董承張楊欲以

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

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

塢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諭止之 汝南潁川黃

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張楊使董承

先繕修雒陽宮太僕趙岐爲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

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

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
乙未車駕幸聞喜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
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
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
之城中垂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
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
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
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
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蹶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
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
備復以爲豫章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
徐州牧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
督高順營順即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
性擊斬萌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
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
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
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
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
亦出屯梁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
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

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
壁間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
下自出採稻或饑死墻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袁術
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
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
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
會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
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
殷明公雖奔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
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

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欲福
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
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
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
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
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
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
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
况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

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爲漢
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
旦爽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
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
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
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
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曹操在許
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
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
高祖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
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天運遠赴今纔駕旋車東京
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
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
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
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
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
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
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
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
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

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維陽甄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

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二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籌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

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
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
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
申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已巳幸曹操營以操
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孫策將
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
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
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
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

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
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
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
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
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
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
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
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
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九月司徒淳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皆罷 車駕

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
奉南韓玄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素紹責以
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
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耻班
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
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
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
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
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
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

郭嘉往見素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
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素
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
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
將更舉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表氏有恩德於天
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强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
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
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
酒操以山陽蒲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
數犯灑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

許主者寵知將欲原宥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踈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

疆國融不聽而殺之劉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袁譚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无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

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表術畏呂布爲已害乃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

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

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

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

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

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

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

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

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

除暴推誠伏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

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

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疆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與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屯宛初帝旣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往依段熲于華陰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熲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

家詡說繡附於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關西兗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涇水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又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繡聞而疑懼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校尉典韋與繡力戰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繡兵前搏之韋雙挾兩人擊殺之瞋目大罵而死操收散兵還住舞陰繡率騎來追操擊破之繡走還穰復與劉表

合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諳訴何緣得行徐鑿鑿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涇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

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
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
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
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
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
灋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
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
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
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
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

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
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
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兗山東方爭必各
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
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
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
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
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
壽春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
郊祀天地沛相陳珪球弟子也少與術遊術以書召

珪又劫質其子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爲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夏五月蝗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楊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

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布大喜卽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

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
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
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
連執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
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
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
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
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
俱立功名今柰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
破術爲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

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
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
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
到鍾離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
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泰山
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破之霸得建資實許
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
威名且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
克豈不損邪布不從旣至莒霸等不測徃意固守拒
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

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布後踈順以魏
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
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
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
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
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
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
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塘瑀陰圖
襲策泝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
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王

寵有勇善弩射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
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
祿而數見虜奪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而陳獨富彊
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衆屯
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求糧於陳駱俊拒絕之
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秋九月司
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
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
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夔爲掾
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焉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蒲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瀆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

爲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爲郎中 冬

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禽劉表將鄧濟又攻
舞陰下之 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間軍饑餓

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
與備相聞欲共擊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
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暹失奉孤特與十
餘騎歸并州爲杼秋令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
才爲怨家所殺樂自病死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

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

數見竒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
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
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
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
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爲朗陵
長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灋儼收治致之大
辟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
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
爲親交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

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夏四月使謁者僕

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其三族以煨為安南將軍封閩鄉侯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

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

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

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

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

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彧問

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遇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

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

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

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詔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繇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軍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繇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

繇新破執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稀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執不能以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

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
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
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
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
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
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
哉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
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
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爲布
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縲纏女

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
還城內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
兵東市遙爲之執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
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
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
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口呂布勇
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
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
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
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

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

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

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
操皆禮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下匿
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
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爲守
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兗州亂翕暉皆
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
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主公
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
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
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郡守陳登以功

加伏波將軍

劉表與袁紹深相和約治中鄧義諷

表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肯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
治中獨何恠乎義乃辭疾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屈
強表不禮焉郡人相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以拒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 孫策遣其正議校
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
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
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
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
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

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
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
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犇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
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
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
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
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
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
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
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

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
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
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
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
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
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
牧徃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
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
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
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

共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回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下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

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

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
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
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
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
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
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